

爱情探戈

冰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爱情探戈

冰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探戈/冰人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39-2

I. 爱...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30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77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谁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情感只有动物的水平,谁都希望自己的精神世界如同桃花源。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在情感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爱情上将更加追求美。何为美?对其理解和追求因人而异,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迷茫乃至迷失自己,将情误以为性、将性误以为情,使原本善、美的心为情所伤,为爱所毁,欲退不忍,欲进难行。冰人女士以她独特的思维、视角切入当今社会,用手术刀一样的笔剖开现实生活的一隅,为我们捧出了她的心血结晶姊妹篇《爱情探戈》、《蓝色梦魇》,由两位年轻知识女性爱上比自己年长十几岁、事业有成的有妇之夫而对方却是截然相反的人,用两个曲折、热烈、悲壮的爱情故事,对什么是美的爱情做出了她的回答。读了此书,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认识自己,认识梦中的她或他,从此把握住爱的舵,享受真的在活着的人生快乐。

爱情探戈

陆宗楷思念着蓝烛走进他创建的沈阳市英之杰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办公室,见孔媛媛已经先到了。

孔媛媛在陆宗楷已经拍摄完毕、还未审查通过的十八集电视连续剧《秋殇》里饰演女三号,和演女二号的蓝烛是上下届同学。她近来没有接到片约,和其他几个人被陆宗楷请回来对《秋殇》再进行一次剪辑。她曾经把蓝烛视为情敌,但在前几天还是去医院看了蓝烛。她已看出陆宗楷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中,想方设法为他做事使他开心。她相信,陆宗楷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爱上自己。见陆宗楷沉着脸走进来,她那俏丽的脸上便充满了灿烂般的笑,甜甜地叫了声:“陆大哥!”

陆宗楷向她点一下头,坐在自己的大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

孔媛媛从几份报纸中取出厚厚一封信，递向他，说：“刚到的。不知谁写的，没落地址和姓名，肯定和你很熟。写的这么多，像是情书！”

陆宗楷接过信一看上面的字，顿时眼睛亮了，叫了声：“蓝烛！”

孔媛媛心一沉，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见陆宗楷满脸惊喜的神情，迅速撕开信封拽出信瓤儿，她紧皱着弯弯的细眉，感到鼻子一阵酸，赶忙把脸转向旁边望着窗外，悻悻地暗说：蓝烛你怎么又来了情书？宗楷已经和你断绝了任何来往，你一向很自重的，不是死皮赖脸的人啊！你……

“遗书？”陆宗楷惊叫着站起身，拿着信的手颤抖了。

孔媛媛的心猛地缩紧，转过脸看着他：“遗书？”

陆宗楷将信丢在桌面，向外跑去。

蓝烛自杀了？孔媛媛暗叫着把信抓在手中，见字迹很潦草：

我的永远的至爱——宗楷：

十个月来，我生活在似爱非爱、非爱是爱的幻梦中，自导自演了一场悲剧。很快，我就要带着对你的爱去另一个世界了。

.....



* * * * *

“不、不不！蓝烛你不能啊……”孔媛媛哭叫着泪水流了出来。

孔媛媛有些不敢相信，抹了一把泪，翻到最后一页看着最后几句话：“宗楷，我走了，远远地走了，再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宗楷，我希望你活得好好的，但愿我在冥冥之中也能听到你的朗朗笑声。我在那里仍将深深爱着你，还会看到你那魁梧的身材，棱角分明的脸，明亮的眸子，厚实的唇……宗楷！永别了，别了……”

再看落款和日期是“另一个世界痴情于你的爱人蓝烛 2001.7.17 上午9:42”，孔媛媛不敢多想，急忙把信放进桌上的一个文件夹，快步走了出去，在心里说：快一整天过去了，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吧？

孔媛媛到了大门外，已不见陆宗楷的白色奔驰轿车。她向一辆红色出租车招招手，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她知道，蓝烛近一年来一直住在表姐舒芬家，估计陆宗楷也会去往那里。

果然，孔媛媛刚下出租车，便看到陆宗楷垂头丧气地出了舒芬家所在的楼门。完了！她在心里叫着，泪水模糊了眼睛，跑着迎上去：“蓝烛她……她是不是已经……”

满脸是泪的陆宗楷在孔媛媛身前站住，焦急地低声说：“还、还不清楚。”

爱情探戈 * * * * *

“你没看到她？”

“表姐没让我进屋，骂了我，把我推得顺着楼梯滑下来……媛媛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陆宗楷说着一把抓住孔媛媛的手。

孔媛媛忙问：“什么事？”

陆宗楷说：“表姐恨我，不会恨你。你快去！弄清蓝烛的情况，马上下楼来告诉我！”

孔媛媛应了一声，向楼门跑去。

陆宗楷望着她的背影在楼门内消失，眼前浮现出舒芬、蓝烛。他用力闭上眼睛，任泪水流淌，暗说着：蓝烛！蓝烛……是我害了你呀！你从十个月前回到沈阳……

二

沈阳北站出口外站着好多人，都是来接站的。其中的陆宗楷靠着栏杆，睁大眼睛望着已经下了火车拥向验票口的人流。

尽管已是傍晚，太阳落山了，天气仍然很热。风不知躲到了哪里，那些奇形怪状、大大小小的白云镶嵌在碧蓝天空上，尤其是西边的通红的晚霞，也如火一样在向大地喷着热气。旅客们出了有空调的列车，又都提着东西，没等走到出口便已大汗涔涔。

蓝梅！陆宗楷忽然暗叫了一声，注视着人流外侧的一位年轻女子。

此人左肩挎着小巧精美的白皮包，右手拎着大旅行箱，身材颀长、苗条，比身前身后的男人都高，头发乌黑闪亮，一丝不乱，长及臀部，穿一身黑色麻纱衣裙，无袖上衣

的长度刚过腰部，胸口开得较大，裙子下摆较宽，但很短，也就一尺长。这样的衣裙、长发，再加上黑色高跟皮凉鞋，与白色长筒丝袜特别是白皙的面庞形成鲜明对比，更与其他女人颜色纷繁鲜艳的衣裙明显不同。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的容貌，她没有戴耳环、项链，脸上没有化妆，典型的柳叶眉眉梢较长，双眼皮下和明亮的大眼睛之间扑闪着又长又密的睫毛，鼻梁笔直，嘴小而红润，两腮各印着一个很深的酒窝。

蓝梅没有酒窝，而且已经去世五年。这一定是蓝烛了！陆宗楷恍然大悟，招着手叫道：“蓝烛——”

已经不远的蓝烛看到了陆宗楷，举起手笑着仍用前些年的称呼叫道：“宗楷大哥！你好——”

陆宗楷只顾盯着蓝烛，并没看到蓝烛身后只隔着十多个人便是他的妻子俞铭和怀抱的女儿美美。

美美才出生六个多月，生下来就有兔唇，一周前被俞铭带去北京动手术。这个手术在沈阳完全可以做，但俞铭为了慎重和看望祖父还是去了北京。俞铭的爷爷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大夫，早已退休，多次要她带孩子去。前天晚上，俞铭给陆宗楷打了电话，说手术很成功，但北京天气太热，近日就回沈阳，让他开车到车站接。陆宗楷却说，由他制片和编、导的电视连续剧《秋殇》就要开镜，忙得很，让她下火车后坐出租车回家。她没想到，还没到出口便看到了陆宗楷，脸上现出了罕见的笑容，但



接着看到他和蓝烛亲热地打招呼,根本没看她一眼,气得细长的眼睛瞪大了,紧咬着牙。

蓝烛一出验票口,挤着迎上来的陆宗楷用左手接过旅行箱,伸出右手和她握手,而后和她并肩向外走,说:“几年不见,成大姑娘了,身高有一米七多了吧?”

蓝烛得意地说:“那得脱了鞋量。我已经二十三岁,大人了!”

“嚯!好大的口气,似乎已经追上我了。请你记着,你永远比我小十二岁!”

二人说笑着来到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前。陆宗楷打开车门,刚要请蓝烛上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但很刺耳的声音:“陆宗楷!”

陆宗楷转过脸,看到了抱着女儿美美、冰冷着脸正快步走过来的俞铭。他怔了一下,向前迎了两步,说:“你也是这趟车回来的?前天怎么没说?”

“说了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俞铭冷冷地说,斜了蓝烛一眼。

蓝烛看出俞铭是陆宗楷的妻子,不由想到姐姐蓝梅,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陆宗楷不想与妻子争吵,伸出两手去接孩子。俞铭把美美一搯给了他。美美还不会说话,上唇贴着药布,嘴里发出咿咿呀呀地声音。陆宗楷笑着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儿。

俞铭将犀利的目光射向蓝烛，拉着长声问：“如果我没猜错，你是蓝梅的妹妹吧？”

蓝烛有些奇怪，虽然对她明显的敌意很反感，还是反问：“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俞铭说：“你和蓝梅长得很像。”

“你见过我姐？”

“我见过她的照片，是和陆宗楷的合影。”

蓝烛心头一颤。

陆宗楷皱了一下眉，说：“这是我妻子俞铭，在省政府工作。这是蓝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蓝烛看了陆宗楷一眼，又想到姐姐，心里很难受。

俞铭把脸转向陆宗楷，盯着他问：“你……是接她来的？”

陆宗楷点点头：“蓝烛是来《秋殇》剧组演出的。”

俞铭撇着嘴说：“你的事业心真强！我和孩子可以不接。”

陆宗楷忙说：“我……我这不是来了吗？”

俞铭说：“你是来了！别屈了你的心，就顺便把孩子拉回去吧，我不会坐你的车。”

“我打车走。”蓝烛说着拎起地上的皮包，向附近的一排出租车快步走去。

陆宗楷焦急地叫着：“蓝烛！我的车有你也坐得



下！”

蓝烛回过头说了句“我明天去你公司”，弯腰钻进一辆出租车，很快便远去了。

陆宗楷怒视着俞铭叫道：“她是我请来的演员，你却把她赶走了！”

俞铭上前抢过美美，说：“快去追她吧！”

陆宗楷指点着她：“你……你、你……”

俞铭看到了父母正在不远处下了一辆轿车，快步走过去。由于陆宗楷说没有时间接站，她给在担任省电视台副厅长的父亲俞子元打了电话。

陆宗楷也看到了岳父、岳母，只好跟在俞铭身后。

岳母快步迎上来接过美美，连连亲着说：“可想死姥姥了……”

“这车堵的，快把道堵死了。”俞子元看着女儿说，接着看看陆宗楷，立即绷紧了白皙的脸，用惯有的官腔拉长声问：“铭铭说——你没工夫接她，怎么——又挤出了时间？”

俞铭愤愤地说：“他是来接别的女人。”

俞铭母亲也把目光射向陆宗楷。

俞子元重重地重复道：“别的女人？”

陆宗楷忙说：“是接一个女演员。”

俞子元“噢”了一声，问：“她人呢？”

陆宗楷说：“刚才俞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她便打

车走了,明天到公司。”

俞子元这才缓和了口气:“我家已经准备好饭菜,宗楷你也去吃吧。上车!”

坐上出租车,蓝烛不再为俞铭生气,对陆宗楷有些怜悯: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女人?她随即想到姐姐:我的姐姐比这个女人强过多少倍呀!但好人不长寿,偏偏出了车祸……

她不敢再想姐姐,也不愿再想俞铭,把脸向右一转,见车外路旁的一切又有了许多变化,心情渐渐好起来。她已经快一年多没回沈阳了,因为母亲、姐姐都死了,父亲下落不明。在沈阳市内,她就只有表姐舒芬一个亲人。

到了表姐家门前,她看着门顶旁边的门铃,揪了一下当中的按钮。门内很快便传来了像男人一样粗憨的嗓音:“谁呀?”

蓝烛兴冲冲说:“表姐,是我蓝烛!”

门开了。蓝烛看到表姐舒芬。舒芬还是那样又高又胖,明亮的眼睛睁得很大,像在打量一个陌生人,随即惊喜地叫着:“蓝烛?真的是你!”

蓝烛将头撒娇地一歪,抿着嘴走了进去:“仔细看看,不是冒充的吧?”

表姐抱住了她,流着泪说:“你呀你……怎么也不先来封信,或者打个电话?”



“给你个惊喜嘛！”

“还惊喜哪！担心还担心不过来。”

蓝烛清楚，表姐外表像男人一样粗犷、豪爽，内心却很细腻、很重感情。她不愿哭哭啼啼的闹得心情不好，推着她笑着问：“表姐，想我了？”

舒芬瞪着她恶狠狠说：“想你？我闲得啊？告诉你实嗑儿，是恨你！”

蓝烛故作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哪儿得罪表姐了？”

舒芬指着她：“早把我忘了吧？有两个多月没来信了，也没个电话。上次给你去了信，没收着？”

蓝烛一笑，说：“收到了。可一想就要回来了，便没回信。这不，人回来了，还抵不上一封信？”

舒芬笑了，抢过旅行箱，仍用嗔怪的口吻说：“你总是有说的！就不知道我会惦着？你这个没良心的！快进屋。”蓝烛换上拖鞋，进了装修并不豪华的客厅。

舒芬家有两室一厅，舒芬住一室，另一室原是她儿子晓铭的卧室，现在空着。六年前，舒芬的丈夫另有新欢抛弃了她离开这个家。又过了一年，她的儿子也参军走了。这些年来，她一直自己生活，中间只有蓝烛的妈妈和蓝烛姐姐蓝梅来住过一段时间，再有就是蓝烛上次从北京回来也住了些天。

舒芬把旅行箱放在客厅的沙发旁边，问：“你还没吃